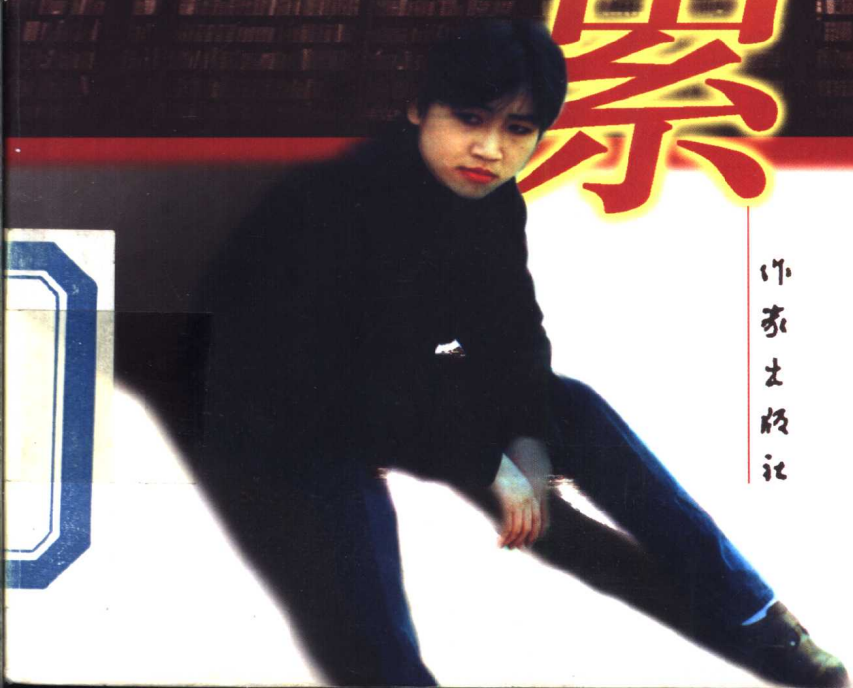


我们真累

彭清雯 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44856

我们真累

彭清雯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真累/彭清雯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672-2

I. 我…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821 号

我们真累

作者: 彭清雯

责任编辑: 姜琳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9.5

插页: 2

印数: 001-10000

版次: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72-2/I·1660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你让我是谁（序）

我并不喜欢《我们真累》这个书名。可眼下别无选择。

这年头，啥都可能流行。累，也不例外。

学生作业多，喊学习累；上班族竞争对手多，说工作累；下岗职工困难多，叹生活累；就连红得发紫、富得犯愁的大明星——绯闻多，也跟着使劲嚷嚷——做人累！

累！累！累！……满大街满世界的累，多得让人腻歪，听了心里堵得慌。不是都说“少年壮志不言愁”吗？我对这在封面上公然叫“累”总有些抵触，更无意“为赋新词强说愁”。怎奈才学疏浅，一时想不出更好的题目，只好依了流行。

然而，这先声夺人的书名毕竟是不能大意的。它注定跟随作者一辈子，好歹也要伴随与这本书有缘的读者一阵子。于是，我和我的文学朋友们以及许多关心帮助我的老师便继续思考更恰当更抢眼的书名。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列出的题目竟不下百个，却总也不尽人意。

大家都给折腾累了，打算放弃了，或者说是“江郎才尽”了。满意的书名依然没有出现。

好书名实在难求。

忽一天早上，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受到启发得一题——《你让我是谁？》

初闻，我本能地一皱眉，似乎嫌跟了“你以为你是谁”之风。再细品，这大问号却一下子钻进我心里。

你让我是谁？！——似无奈的埋怨牢骚，似愤怒的渲泄质问，似勇敢的控诉挑战，又似痛苦的挣扎求索……那种青春的迷茫困惑，那种年少的无所适从，几分幼稚，几分倔强，都由这一声叹惜，这一声呐喊，传到眼前。

“你”——既可以代指父母，也可以广言社会；总之，代表着外界各种影响因素而转化成的一切压力。

祖国需要我无私奉献，社会告诉我择优而行，父母期望我出类拔萃……我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我应该是谁？

尤其是爹娘，盼我出人头地，望我成名成家，甚至要求我当第一！可这第一只有一个，能否天遂人愿？天生我才，应该有用，而我到底可以是谁？

我有自己的爱好，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追求……但是这些如果跟父母的要求、社会的流行发生冲突，我是坚持做天性使然的我，还是要改变成你眼中的谁？

……

设问无穷无止，我不能绕舌得无止无穷。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自身愿望与外界状况相违的矛盾，每个人于社会中都难免被种种现实所左右。譬如，我终于获得自己较中意的书名，却又惊喜地得知《我们真累》已有相当的订数，于是，将此移作序的题目。

细想，“我们真累”正是源于“你让我是谁？”“你”“我”

之间的矛盾造成“我们真累”！

如此这般，本文也算释题扣题了。

然而，真正的难题是我并不知道你希望看些什么，你要我是谁？本书虽名为“真累”，阅读起来还是轻松的，却不知是否合乎君意？对书中的不如意处，我只有在来日改进了。

作 者

1998 年 12 月 26 日夜

目 录

1/ 你让我是谁（序）

1/ 第一章 我毕业了

别了，凤凰玫瑰四人组
我白揣了《圣斗士》

18 / 第二章 嗨，军训

班长，您好！
海笑杀回来了
出列！出列！
红果·老班长·绿蚂蚱

41 / 第三章 走进初中

我的老师们
从刘茵家逃走
又被海笑缠上了
老家在哪儿？

81 / 第四章 倒霉事件

赌得心跳
二百五十元飞了
蓝眼睛的艾萨
跟踪小杨老师

132 / 第五章 难忘一刻

离家出走的“小姐姐”和来我家
的大表姐
最后的儿童节
我发现了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日
记）

148 / 第六章 我去过天山

蘑菇·驭马·大横标
恶梦醒来是清晨

164 / 第七章 嘿，我当官儿了

我想入团
勇斗蟾蜍
我终于有了购物权

184 / 第八章 我不是弱智

智商测验
天哪，我是乐盲！
我参加了数学竞赛

“好药难吃”

196 / 第九章 我们班的几个小人物

不安宁的陆宁

袁大头冤大头

楚征难征

210 / 第十章 老师，请听我说……

你好，肖婉老师

其实不是无聊

老师，我不能原谅你

第一次交白卷

我把老师“卖”了

264 / 第十一章 他们的心路历程，
也跟我一样吗？

巧遇 Street light（路灯）

我们胜利了！

286 / 尾 声

290 / 关于女儿（跋）彭东海

第一章 我毕业了

那一年的夏天，我面临着小学毕业升学考试。

深夜，素有考前失眠的我在小床上辗转着，不足九平米的小小空间愈发让人感到浊热。后来听见父亲起来上厕所的声音。步子很轻，但灵敏的耳朵还是捕捉到了——他没有穿鞋，光着脚板走去的（这违反他的习惯），也没有拉水箱……事后，父亲说是怕吵醒了我。

第一天，考语文。

早上一起来，便看到母亲在厨房里一手拿着一只粗瓷大碗。其中一只盛满了冒着热气的“果珍”，她反复地将这又甜又酸的桔黄色液体倒进另一只空碗。瞅见我，忙说：“快去吃饭，快去吃饭。”

看我就着鲜牛奶咽下最后一口鸡蛋，母亲将浓浓的“果珍”缓缓地，一滴未撒地倒入我平时用的小塑料水壶中。“拿着，考试时喝！”不由分说地塞给我。我下意识地伸手接壶，暗想：这水考前是断然不能喝的，怕去厕所；考着试根本不准喝；考完了哪还有心思喝……但我还是接下了。

我提着水壶来到校园，同学们已经三三两两地站在一块儿聊天。我的水壶的出现，引起了他们一阵嘲笑。我习惯性地摸一摸它，里面的水还高于体温，热着手。壶盖不知什么时候坏了，也许是母亲刚才用力过大，现在如何也拧不紧，漏出水来，粘粘乎乎的。我对大家笑了笑，举起手臂，将水壶提到他们眼前，“这是我父母爱心之体现！”我大声地说。

考试在进行中。我的作文已写完了，前面基础知识部分有几个填空题左思右想横竖答不出。我望着三角柜，上面堆放着同学们的物品，在复习资料 and 花里胡哨的铅笔盒中，我那翠绿色的水壶最为扎眼。圆鼓鼓、胖墩墩，一副傻兮兮的样子，让我盯着发呆。

铃响了。我交了卷，连同这几个始终未填上汉字的“空儿”。

我提着水壶一个人朝家走。摸一摸，水已经凉了。

第二天，数学考场上。

开始一切顺利，攻到最后一座碉堡——一道六分的应用题，我彻底傻了眼。

整整一周前，老师发的一份数学练习卷有这种类型的题，也是最后一道，和眼前的十分相似。那时我就不会做，老师重点讲解后仍是似懂非懂，云中雾里，不过完整地记下了解题笔记。

这些天，学校放我们回家来自己复习。母亲经常提醒我，看看错题。一听“错题”两字，我就马上联想到这道我尚解不出的题，如果真的仔细看看笔记，还是能搞明白的。然而七天

里，我愣是一眼没看，每每都想：那么难的题，不会考吧……成绩出来后，我被告之数学九十四分。

机械地往家走，我的心情糟透了。考试情况很不妙，我垂头丧气地提不起精神，仿佛有一团浸透水的棉花，堵在胸口，“嘀嗒”、“嘀嗒”……

一阵忐忑不安的心跳加快之后，怎样才能逃脱父母这顿责骂，我恐惧地急急思考对策。

在自己的小屋，我使劲酝酿情绪，拼命回忆有生以来的种种“不幸事件”，终于有两滴泪珠在眼眶里打转。我连忙设计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母亲形象，又想象了一个怒气冲天的父亲，让他们在我脑海里上窜下跳。这一害怕，泪水滚落出来，滑过脸颊。我赶紧撕桌上一擦擦的书本、练习卷，一边大嚎着“六年的努力都白费了！”云云，从而加强哭势。

这助阵的两招还真管事，加之内心的恐惧，我足足热泪滚滚了半小时。眼直晕，头发重，累得够呛。本打算坚持到父母下班回来，一看手表，十一点出头，还有一节课的时间才能开始正式表演。于是我果断地结束了练习，站起来歇口气。

先到厨房补充了必要的水分。然后在镜子跟前观察两眼桃红的效果。嗯，很不错。再把头发稍微弄乱一点，便满意地回到我的小屋。

屋里还不够乱。我把脚边的碎纸片向四周踢了踢，又捡起了一些撒在桌子上，将桌上的几个本子划拉到地下。把门半敞开，向门后扔了几个纸团。我一屁股坐在床上，看看布置还不错，相当逼真，竟有点得意，奖励自己似的从书橱里拿了本漫画，往床上一靠，看起来。瞧着瞧着就被逗笑了。这可不兴，

别再前功尽弃，我拍了拍脸，把书放回原处。两手托腮，再次酝酿感情。

眼见着父母快回来了，我往桌上一趴，又开始嚎啕。手也不闲着，边撕边扔。

我爸先回来的。他平日就好骗，一见这“布景”，台词都没用上（我也没准备什么台词，惟作哭状），他就来安慰我了。我一副哭得喘不上气的样子，也不答话。他于是开始默默地进行他本不擅长的收拾房间，我把前额枕在小臂上，拿眼偷偷瞄他，心里挺难受，不觉加大了抽泣声。又想：别扫呀，别扫呀！这事儿办得不好。我妈还没看见呢！——我忘了我妈最烦脏乱。

我爸递热毛巾给我擦脸时，妈妈进门了。我的心顿时蹦到了嗓子眼儿，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看我这精明的妈受不受骗了。

我妈一瞅我这狼狈样，一扫回来时兴冲冲之色，挂一张怒脸，红唇白齿不断变换，“叽哩咕噜”地向我杀来。我紧张得一句话也没听清。幸亏是我爸先回来，已完全被我“感降”，勇敢无畏，上前拦住了她。

我舒了口气，借着这档儿大嚎。我妈猛地转过脸，朝我喊着：“哭什么哭！”这话不新鲜，我妈每次都是这样呵斥哭泣的我。但这次不同，我看到心目中最坚强的妈妈眼中饱含着泪花。我犹如被捏住脖子的小鸡儿，骤然停止了哭。

母亲的泪，带给我的惊奇让我忘记了一切，继而母亲的哀伤像尖刀一样戳进我的心，父亲的宽容劝慰和藏在此后的失望更像是痛处的盐。我万般沉重地低下了头……

半大孩子喜怒哀乐，像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急，况且“母女哪有隔夜仇”，妈妈也没有旧事重提地唠叨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想到那些恼人的计算题、应用题、作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等破烂儿玩意都被抛弃，便按捺不住地阵阵窃喜，以愉悦的心情异常快速地吃完了父母留在厨房里的早餐。这时，我那间小小的屋子，变成了广阔的、可以任我自由飞翔的天地……

我正喜不自禁时，田婧在外面敲门，说穆楠和慧子找我们一起照相留念。

田婧是我当时最亲密的朋友。和她初次见面时我们还不在于一个班，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我们班上的几名女生带着我去找她一起玩“打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离开了我们游戏的场地，站到路边和一个骑车路过的与她同班的女生说话。我们这边的人冷眼望她。田婧坐到同学后车座上，没打招呼就离开时，我的伙伴们个个一脸愤然不满之色，恨不能追上去将她拉回来大吵一通。大家败了玩兴，把沙包丢在一边，在青青草上围坐一圈，诉说田婧的不是。“这人最小气”，“喜怒无常得很”，“又清高又傲气”……

按理我是应该讨厌这个田婧的。但整个“事件”从始至终，我没对她产生丝毫排斥感。也许这就叫缘分吧。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是很挑剔的。而对田婧，我隐隐觉得我的目光能直达她的心灵深处。无论是从她有些引得同学们不快的行为，还是她的每一个表情，我似乎都可以琢磨出些什么。或者，她吸引我的正是那别人评述的“古怪”。我感到，她是一个敏感、

自尊而又孤独的人。很多时间，我也处于这种状态。我们被调到一个班之后，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虽然田婧在班上是被公认的开不得玩笑和不善言辞，但在我们之间，只要稍稍迁就一下彼此的小性子，绝对相安无事。我认为这种迁就是制造良好人际关系所必需的，是同学间、朋友间、亲人间，人与人之间都适用的，是无伤大雅、不辨对错的，是一种愉快的、不伤害双方感情的迁就，是用于化解矛盾和消除磨擦的润滑剂，是施于友谊和亲情的催生素。

田婧的相貌没有她的名字那样美，远观最碍眼的就是那副遮住半张脸的大眼镜，不过近看倒为她增添不少“好学生风度”。鼻子有点鹰钩，使她更显得严肃。她告诉我，那是四五岁时从一米多的高台往下跳，把原本和她姐姐一样高挺的鼻子磕骨折了，说着很伤心。她和我同样容易激动，但不像我这么爱哭。我们的谈话总喜欢忧忧怨怨的，似乎我们生活在天下最不幸的家庭里。

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其实我也是个“黑夜哭，白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的古怪角色。当然，话说回来，白天与黑夜给人的感觉本就迥然不同。所以自古人们就将光明喻为正义，把黑暗斥作邪恶；所以赞美之歌总用“阳光明媚的春天”开始，凄哀文字总以“乌云遮住了月亮”告终。

田婧长我两个来月，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她学习比我好，体育比我好，音乐比我好，写字、画画都比我强。有这么大差距，因此我们之间杜绝了小女生所惯有的妒忌——据说妒忌是女生友谊的头号杀手。每逢期末选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我总是真心实意地为她捧场，从未有过碍于情面而言不由衷的痛

苦。反正这好事儿也轮不着我成绩中游的平头百姓。

六年级，田婧有了很大变化，开朗了、乐观了，也活泼多了。我始终不知道是什么使她发生这种变化的，但也不奇怪，人生中总会出现一些有意无意让人发生改变的事件或景物。奇迹发生在一夜之间，或者融入平日的不知不觉，若非刻意探索记忆，我们不会留心这生命的转折。或许，改变也无需外因和理由，仅仅是源于自身年龄的增加。这大概就是生活的美妙、成长的乐趣吧。

这时，另外两个女孩和我们走到了一起。她们是穆楠和慧子，她俩本身就是一对好朋友。好得不得了，“青梅竹马”，从幼儿园起就同窗。现在课间里还总是搂搂抱抱，时不时地你亲我一下，我亲你一下的，被调皮的男生们戏称“同性恋”。据我分析，男生将这么个大家半懂不懂的词冠到她们头上，还有他们不肯承认的原因——多少是有些嫉妒的。穆楠文静漂亮、成绩优良，慧子活泼热情、能歌善舞，都属最为男生喜爱的女孩。她俩倒大方，对这个头衔毫不介意。

对穆楠的漂亮，我起初并没发现。那时我还没学会看出别人的相貌是丑是美，长得像谁之类。一次许多女生“大拨哄”地到我家来，她们走后，我妈说：“你们班那个叫穆楠的，长得挺漂亮。”我说：“是吗？”从此就很喜欢穆楠，尽量多接近她。虽说以貌取人不对，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我妈不也是十里挑一地偏偏记住了穆楠吗？

上六年级那年我搬了次家，不再与田婧同路，而与慧子同行，她住一门四层，我住二门一层。我看顺路是同学交友的重要因素，接触多，了解深嘛，小学生尤其如此。我和慧子的友

谊像发酵一样迅速展开，她甚至每天来找我上学，并总是在我匆匆忙忙、慌慌乱乱地吃饭时，安静地站在客厅里看着不远处的我，不时提醒我注意什么，别忘了带什么……我爸妈则不住地招呼她吃些东西，她每次都说不吃早饭的习惯，始终未吃过一口。我爸妈就说：“你快点！别让人家等久了！”“她不吃早饭，我吃早饭。”我像个小孩似的嚷。这时慧子便笑，露出两颗大大的门牙，但并不丑，像电视里的卡通兔。有时我一睁开蒙眬睡眼，她就已在床前了，或者根本就是她把从床上提溜起来。她每每准时到达，我则是那样极爱睡懒觉。

别了，凤凰玫瑰四人组

我们四人最初走到一起，好像是为了对付“大魔头”海笑而联合起来的。海笑属特殊类型，她是全班、全年级，甚至全校同学中最具男孩子气，集野性、灵性、叛逆性、反抗性于一身，张口就来瞎话逗人玩的女孩。为了杀一杀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嚣张气焰，整治一下蛮横无礼、欺行霸市的她，我们结成了同盟。在“斗争”最高峰，大概也是我们四人友谊的鼎盛时期，还给自己安了一个“凤凰玫瑰四人组”的称号。

我们像模像样地把当时最流行的来大陆巡回演出的“小虎队”的《爱》定为组歌。三比一通过的。慧子是音乐科代表，学手风琴，她很喜欢这歌。田婧在学电子琴，流行歌曲她挺内行，分得清我辨不出所以然的三只“小虎”。反对的只有穆楠，她说：“我不喜欢。不为什么，就是不喜欢。”她是学钢琴的，